

我的生平
(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出版 我的生平

全部三冊定價大洋兩元

著者李季

發行者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大書店

必翻作有此
究印權著書

第十二章 留德三

「一個較光彩的小石」——牛刀一試——「中國一件大事」——鷄生蛋，蛋生鷄一般的見解——中國近七十年的工業資本主義只是復古！——中國封建制度的時期及其特點——殷周的耕種方法——由銅器時代轉入鐵器時代——春秋，戰國時代的商品和商人——前資本主義階段中的特點——戰爭的積極和消極作用——階級與閥閱的區別——一個人構成一個「社會階級」！——士的閥閱——先秦時代的主要階級——梁啓超受了驅——那有這許多派別！——介紹並批評梁啓超

所謂先秦諸子哲學勃興的原因——那有這許多階級！——老子出生的時代問題——老子的『最大功勞』！——彌縫工作中的大漏洞——又用照例的方法對付楊朱——莊子為什麼是『守舊黨的祖師』？——『哲學史……變成了靈異記！』——莊子的名學怎能與黑格爾的思想方式相比擬？——孔子『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梁啟超口中的孔子的階級性——孔子要用士閥去推翻貴族閥——孔子是春秋時新興的非封建的地主階級的代表——士是地主的證據——孔子的政治哲學——『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辭！』——替『未必件件都合着歷史的事實』加一重保證！——不懂得『他老人家氣得鬍子發抖』的緣故！——

孔子豈有恢復封建制度？——「孔子的『學』只是讀書！」

——「孟子……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荀子爲什麼要
「明貴賤」？——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的批評——墨子
是代表小有產的農工階級——墨子提倡兼愛的原因——墨子
的「明鬼」論何嘗起于反對儒家的不信鬼？——墨子的「非
命」論何嘗起于反對儒家的信天命？——墨子的「節葬」論
何嘗起于反對儒家的厚葬久喪？——墨子的「非樂」論何嘗
起于反對儒家的重禮樂？——「生來是一個苦行救世的宗教
家！」——拿這句話來批評實驗主義倒是對的——拋棄「非
攻」論的精華了——不懂得「中國古代的第一奇書」是怎樣發
生的——介紹天下篇的二十一事——由小變大，由實變虛，

由動變靜等等的戲法——藉「共相」「自相」的花樣爲詭辯作護符！——「胡博士三手！」——本體是什麼神秘的東西麼？——翁仲能稱爲仲翁麼？——實驗主義的破產已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錯解『墨辯』——介紹並批評墨學滅亡的原因的三種說法——介紹並批評法家爲儒道墨三家的嫡嗣的兩種說法——法家的階級性——主義陳列所——法家接受儒家學說的證據——許行等代表無產階級的三大理由——文布可以換一丈綢子！——介紹古代哲學中絕的「四種真原因」——用『鬚子頭髮一把梳』的辦法治哲學史！——「第一個真原因」竟是一個假原因！——「第二個真原因」又是三個假原因！——難道是『古學黨』的宣傳部長？——「第

三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第四個真原因」還是
 一個假原因？——介紹並批評梁啟超所補充的古代哲學中絕
 的「兩個更大的原因」——四系哲學的中道滅亡或繼續發展
 的分析觀——介紹並批評胡博士的作史方法——「述學」的
 成績——「明變」的成績——「求因」的成績——「評判」
 的成績——中國一件大不幸的事！——批評後的悲憤！

牛頓有一次曾說：「世人怎樣看待我，不得而知，但我自視不過是在真理
 的海岸上一個遊玩的小孩，有時拾得一個較光彩的小石，或一個較美麗的貝
 膠，而真理的大洋橫在我的前面，都沒有被發見。」我繼千百人之後來號稱
 「學海」的德國留學，獲得一種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和辯證法的方法，這也許

比得上『一個較光彩的小石或一個較美麗的貝殼』。自然，我不是以牛頓自況（要首先發見此觀點和方法的人才配和他相比擬），不過我國前此許多留學生對於這種學說都熟視無覩，掉頭不顧，我幸不為成見所蔽，能虛心研究，入海求珠，達到目的，私自慶幸之餘，特借他的話來作一個紀念罷了。

當一個小孩子得到一包精美糖果時，沒有不怦然心動，馬上想拿來嘗嘗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論的辯證法正是我這個小孩精神上的食物，自然也急思一試。可是在通常狀況之下，小孩子吃糖果不獨嚼得爛，消得化，而且齒頰芬芳，腸胃爽利；我對於這種觀點與方法要想嚼得爛消得化，已經大不容易，至于芬芳爽利的愉快恐怕無從領略了。

然不管怎樣，我總要試一試。我的第一種試法是對於十九世紀一個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作一個小冊子。他是一個德國人，德文中對於他的傳記和學說的

著作與材料無慮數千百種，幾乎是應有盡有。不過大都爲小品，很少宏篇鉅製。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在學術發達的西洋各國，一般學者對於有功學術的人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總不外將他的一切遺著刊佈出來，將關於他的傳記的材料搜集攏來，在各項報章雜誌上發表，經過相當的時日，才能對他有大部頭的著作（尤其是傳記，必定如此）。這位德國學者的逝世距我開始替他作傳之時不過四十年，他的著作雖已陸續發表數十種，但非全豹，而和他關係最密切的一個國際政黨的詳細歷史還沒有出現，故材料一項仍舊是不完備的。

可是就現有的材料講，要瀏覽一遍，已是一種浩大的工程。我利用佛郎克佛市立圖書館和工聯圖書館，作爲搜集材料的大本營，窮年累月，所得實多。起初本只打算草一個四萬字的小冊子，共分四章，章中又分若干節。第一章脫稿，僅一萬多字，與預期無甚出入。但一到第二章，容量甚多，即擬將全書暫

至八萬字，草至第三章第四章，容量更多，又擬增至十六萬，二十萬，以至二十萬字。就文字講，第一章較遲于第二章，第二章較遲于第三章，第三章又較遜于第四章。當這種工作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因材料的增加，必須改章爲篇，改節爲章，並將一二兩章重新改作，將第三章加以增補。迨改作增補告竣，字數達五十萬，歷時兩年多。後來回國，先後將上中兩冊出版，復有修改增加之處，幾達五十萬字，連下冊一起算，當有七十萬字。

然這七十萬字只是我所擬著的書的上編，內中的最大部分是講書中主人生平的事業及其著作，至于他的學說雖偶然涉及，但有系統的詳細的介紹當歸諸下編。這本是一種浩大的工作，在西洋各國至今還沒有人有這樣的企圖，我首先單獨來嘗試，未免大膽，不過我除其他應做的事外，當用畢生的力量從事于此，成功與失敗，在所不計。

我的第二種試法是對於胡適博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一種批評。我在國內即已讀過他這部大著，當時覺得像這樣有方法有系統的著作在中國為僅見，非常滿意，非常佩服。但自我獲得一種新的觀點與方法後，一日偶于和我相距不遠的四川同學S君的桌上看見這部書，攜回再看一遍，即發見許多錯誤，使我不得不完全改變從前所持的態度。同時S君本來同樣是此書的崇拜者，經我指出其中的毛病後，他也完全同意。我向來對於中國哲學的興趣頗為濃厚，在中學，高師和PE大學時，常因修習經史國文，和中國文學史，倫理學史等課而注一部分精力于此道，然在留學期中，身邊沒有參考書籍，殊無詳細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可能，不過是就自己的新觀點和方法暴露書中的膚淺錯誤處能了。近數十年來，中國的著述界，萎靡不振，慘淡無光，而批評一項更為落後，這是一般著述家不能長進和濫作濫譯的最大原因之一，這是著述界一件最

不幸的事。即就哲學史大綱而論，許多年來除梁啟超外，沒有人下過一種比較深刻的批評，指出牠的弱點，便弄得我們的胡博士有些莫明其妙地一天一天自大起來了。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中說：

『西滢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西滢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牛頓發見一種劃時代的真理，法國最大的數學家蘭格倫（Lagrange）稱他為「世間最大的天才」，著名的天文學家阿刺谷（Argelou）說他的『努力當是超人

的」，然他自視只是一個小孩。我們的胡博士依照西洋現成的方法，做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至多也不過是「矮子中間一個長子」，竟這樣老氣橫秋地自誇自獎，嘆為「中國一件大幸事」，「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兩相比較，可見中西學者度量的不相同了。因此我便不揣冒昧，將從前對於此書的意見，加以整理和補充，寫在下面，以供世人與胡博士的參考。

一 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根本缺點

卡爾說得對：「哲學家不是像菌一樣突然從地下生長出來的，他們是自己時代，自己民族的結果，這種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貴的和最難看見的精華表現于哲學的觀念中。這種精神在哲學家的腦袋中建築哲學體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築鐵路。哲學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腦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樣……」胡博士作哲學史時，對於這個道理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開宗明義就謂：

「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如果能仔細研究，定可尋出那種學說有許多前因。……這個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態。第二是那時代的思想潮流。這兩種前因，時勢和思潮，很難分別。因為這兩事又是互相爲因果的。有時是先有那時勢，纔生出那思潮來；有了那種思潮，時勢受了思潮的影響，一定有大變動；所以時勢生思潮，思潮又生時勢，時勢又生新思潮。所以這學術史上尋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這一段話表見他對於時勢和思潮的因果關係，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對於鷄生蛋，蛋生鷄的見解一樣，以爲是互相循環不知到底是誰先誰後？！實則「學術史上尋因求果的研究」雖『很不容易』，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爲『在人類能夠爭取權勢，並從事于政治，宗教，哲學等等之前，必須有衣食住，必須作工』

(引佛利德利系語)，因為『事實先于觀念、理想——像蒲魯東說的一樣——

不過是一朵花，而物質的生存却構成牠的根』(引巴枯甯語)。所以思潮無論怎樣影響時勢，究其根源，不過是物質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對於這種十分顯明的事實盲目不見，竟在『先有那時勢，纔生出那思潮來』的上面加上『有時』兩字，表示那不是經常的狀況，這正是他的實驗主義的唯心論和多元論在那裏作祟！梁啟超認這部書專從實驗主義方面提倡，係『救時良藥』(見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文)，我以為此書的根本缺點就在應用實驗主義作為敘述和評判的方法，以致弄出大批的錯誤。

例如他所謂時勢是指一個『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態』，所謂社會狀態又包括經濟在裏面。他不獨把政治和經濟並列起來，並且把政治放在經濟的上面，這表見他不懂得歷史的原動力是什麼。還有一層，他對於所謂『中國哲學的懷胎

時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呼」（西歷紀元前八〇〇年至五〇〇年）的社會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完全不明瞭。據他說：

「那時諸侯互相侵略，滅國破家的不計其數。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銷滅了。」

「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銷滅了，却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

他于徵引大東，葛履兩篇詩作為「貧富太不平均的」證據後，即批評道：

「這兩篇竟像英國虎德（Thomas Hood）的「縫衣歌」的節本。寫的是那時代的資本家僱用女工，把那「摻摻女手」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財的門徑。」

他又于徵引伐檀一篇詩作為「更動人的」證據後，說道：

「這竟是近時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別人辛苦得來的利益的話了！」

照他這幾段話看來，當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間，中國已經不是封建時代（梁啓超也具有同樣見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認西周約有三百年為封建期，周東遷後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為霸政期），而是資本主義時代，並且完全和現代一樣，有「資本家僱用女工」，有「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別人辛苦得來的利益」。既是這樣，中國近七十年來所發生的工業資本主義並非自西洋輸入，不過是復古罷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〇年刊佈一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中國由原始土地公有變為奴隸制，「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再變為封建制，「在東周